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全 六冊 二

口13
3439
2

昭和十六年九月三日寄
野村坚氏贈

13
3439
2

莊子因卷之二

內篇人間世第四

三山林雲銘西仲許述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非幼冲可待。其行獨。非師傅可得。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好用兵而自以爲。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以國量猶牛馬各量之義。平澤若蕉。言死者如此其多。民其無如矣。其過。無如之何也。○暴人流毒。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爲救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以平

郭註與人群者不免人然人間之變故世

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李註人間世者涉世也

郭註無所依倚

焦竑太也

連医生先病劇了。越絶不可救。者為之不可医。若亦為之則吾之道窮矣。沈註。百医守一病。道逮其上而不能以少間也。

陸註。古之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求。故曰存諸己。揚雄曰。以我之善。戎人之不善。則有好善之累。故不行。或曰。何暇至暴人之前。而行忠諫之道

日所聞於夫子者。想出諫過之法。即下文所謂政法是也。庶幾其國有瘳乎。言所以往衛之故。○有瘳。與醫疾句。呼應佳絶。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不下但救不得衛。且不能自救。總喝一句。令人驚然。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不虚則多則擾。擾則憂。未定。必為人憂。所困而取憂。已無其本領。止就所聞思其則。自然不免此弊。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無化暴之具。不敢亦不暇。但不敢亦不暇。

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出乎哉。橫出。德蕩乎名。獨居知出乎爭。與人爭勝。名也者相軋也。

獨居美名。人亦思傾而奪之。

知也者爭之器也。與人爭勝而擾之。

二者凶

德既厚矣。而不用知。然未能使人感化也。名虽聞矣。而不用爭。然未能使人悦服也。

苓坤曰。終言欲化人不宜自見其美。

若殆為人蓄。幾往而刑人。

蓄。養也。汝往而刑人。必不自認有過。而受諫。亦將加乎人。又不可不思。所以存諸己者。雖定。及存乎字看得甚細。下文。聽之以氣。與此呼應極靈。

聽之以心。

聽之以氣。

是悦賢惡不肖之君也。其國中何患無臣。

若唯無詔。

汝尚焉用汝獨表異於彼乎。此必無之理也。

器。非所以盡行也。盡德而行。則蕩。盡知而行。則出。皆不免於軋。音札。爭之凶。則存諸己者不可不思。所以存之法。比前一層。

且德厚信矼。述同。堅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體貼人情。而彊述正言於暴人之前。則形其短。使彼不能堪。反以我言為菑害也。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術。江南古藏本作衒。義較優。應從之。

若殆為人菑夫。菑害。暴人。

乎人。又不可不思。所以存諸己者。雖定。及存乎字看得甚細。下文。聽之以氣。與此呼應極靈。

聽之以心。

聽之以氣。

且苟為悦賢而惡不肖。用而求有以異。若不惡人之有其美而不加蓄。

是悦賢惡不肖之君也。其國中何患無臣。

若唯無詔。

汝尚焉用汝獨表異於彼乎。此必無之理也。

已言則必且乘人而鬪其捷
若景陸註心且曲
焉以順成之
只得隨他

告之。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以言鬪汝以求勝。而已
將熒之。目眩不定。而色將平之。色沮而口將營之。吻間欲容。
將形之。依違俯仰。且放過以爲後圖。○五句極寫
成之。一時流遁之狀。眞屬無可奈何。
用叶韻語。奇甚。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欲救其過。安能
有益於暴人之前矣。淺言深。勢必當彼不相信之時。而極力進諫。是交
上。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句。而痛發其害。且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偃拊。俯身撫摩也。桀紂不肯
自居有過。所以謂之好名。○

是豈二字文頂
上文聖人云云
是大緊說
實以語我發其
病而藥之連醫
生都要吃藥了
趨絕端虛勉一
皆陽氣所充滿
而發揚炫耀者
也以陽爲充數
語諸鮮候指衛
君竟將上面端
虛勉一工夫效
驗緊行拭爽便
兩不相蒙矣案
如按脈切理之
此。

引証上文名
軋知爭二段。昔者堯攻叢枝胥敖二國。禹攻有扈國爲虛
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室無居人曰虛。死
明知必取禍。而猶用兵不止者。欲遂其貪耳。○引証上文暴人之所行句。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獨不聞之乎。是指衛君。輕用其國。是
求實。不見其過。是求名。名實者。聖人之所不
能勝也。而況若乎。總上二段。言龍比不能勝其君。堯禹不
能勝其臣。見暴人自用。難於匡救。即往
嘗以語我來。詰其必有勝
顏回曰。
端而虛。道恐其雜。而
端正以取虛。勉而
一。道恐其多。而
勉強以取一。則可乎。是有於
已者既
定而不擾矣。或可勝暴人之
而無憂。此自救之法也。
曰。惡。句。惡可。上惡字。是歎聲。下
惡字。斷其不可也。
夫以陽爲充。佯爲道德充滿。孔揚。矜張
之甚。采色不定。喜怒無常。常人

按客與安身也此炫于外者乃日匹之德不能有成況有大德以化入乎若執此而不化被將過則喜從諫如流之大德乎暴人之所爲如此將執而不舍其能之乎

之所不違。凡人無有逆其意者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因而所感觸之以爲樂。名之曰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這等人雖亦不能漸漬以成其德況暫到彼而望其有聞日日與處以化入乎若執而不舍其能之乎

化。外合而內不。音意根數吉不。訾其庸。句詎可乎。用病根在端勉二字虛與一原是待物妙訾之曰庸乃語助不可訓常將執之將訓倘此說可取沈註吾以其執而不化也將此以往雖外與合而內實離以此而欲指摘人之庸劣其去不信厚言無幾矣豈可免責乎訾或曰訾其庸鑒雖進而易退不可不慎庸詎二字分爲二句無謂矣

之意。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自成其教而上合古人之旨。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

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言之見用不見

想衛君必將執用全不以爲意若然者人謂之童子。一一泯天機是之謂與天爲徒。世無加罪

合而內不化欲其外於童子之理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蹤曲拳人臣之禮

然以相遇也詎○政法一。

多救正之法而不爲閒諜以探人隱第可無罪而已已先有心以感之人不能無心

尋乎

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無求異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

痡焉。痡以爲是之謂與人爲徒。世無以衆人共爲之事而獨加罪於一人之理。○政法二。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誡之實也。雖誨其善實責其過

有類於忤觸。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非我創。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世無加罪於古人之理。○政法三。若是則可乎。存於已者多作用或可以免暴人之菑而化之乎。

雖固亦無罪。謀訓間謀極確進言者之政法過多而不探察受言者之意雖如上文端勉執而不化彼

仲尼曰。惡。句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又添出許

以應之矣
林見素曰師心二字爲下文心齋張本
朱註師心從成心也

亦無從加罪。此之謂未達人氣。未達人心。而强進言者。不同矣。雖然。止是耳矣。力量如此而已。夫安可以及人而化之。使彼忘其所以應之矣。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進言受言之迹。猶自以心爲師。

因別本曰聽止於耳。自外入者。在我無成心矣。心氣與上文人

尼曰齋。一字方。吾將語若。欲告之也。○答他問其方句。猶未即告之。誠重。有而爲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這個道理。莫說無以進。即有而免落於人爲。不離端勉。與自然之天則了不相合矣。○答他無以進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果然認作易事曰。

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直掃破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將心之所之。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事有所聞。耳輒受而心則有制。

心入氣對集虛。與道不欲雜。
陳註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故一志所以全氣。二所以致虛。二所以集道。

故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有所接。心猶逐而不動。吾氣符。猶符驗之合。即思不出位之意。○上四句。乃一志之功。下二句。乃志既一之效。又深一層。

聽止於耳。吾心。心止於符。不能虛而待物者也。聽止心止之後。則氣獨往獨來。於吾身。不受一物。方能唯道集虛。道本於未虛。始有物故。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釋心齋二字之義。○已上實發不雜不多之道。

者心齋也。欲達人心。先理會自己之心。欲達人氣。先理會自己之氣。所謂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者此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

始有回也。不見有己。動之以天也。使即下文天使人使之義。猶有己之見存也。得使之也未。得用之時。實自成其爲回。猶有己之見存也。得使之也未。得可謂虛乎。因夫子虛而待物之語。從待物上驗虛。思所以

夫子曰。盡矣。無可加矣。吾語若。此處方盡底告之。以其大有所得也。若能入

業。直應到医門。多疾句沈註人惟逃於深山。絶迹世間。易耳。若在世間。時行時止。無迹之可尋。爲難爲天使以無爲二以無知二猶之以無翼飛者。不絶迹而行地。是謂無翼而飛。唯此虛明。應方變而皆應。故曰吉祥止止。本此下止處。或曰。淮南坐馳。

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而遊焉。有徜徉自適之意。樊。藩籬也。感。觸也。勿感觸其有過之名目。人則鳴。不入則止。語默因其無門無害。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不別開門。不自發藥。渾忘物我。與之共處。而寄不得。一容不得已。上實發。有諸人之術。感字應上所。絶迹易。無行地難。門字應上醫門。毒字暗應上畜人句。

以偽爲天使難以偽。動之以天。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爲天使瞻彼闋者。虛。所以難。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無行地難。聞以所以難。

室生白。虛生明。人。吉祥止。心至虛時。無數妙境。現前。猶以無知知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不然。亦虛之中有未虛者存。如繫馬而止。身坐於此。而心逐於彼。此愈見爲天使之難以偽。

陸沈。蚩宵明。註。六神化淚。於馳像。沈浮實明。與道合也。止。不止。各異坐馳。與馳各異。坐馳。言必無之事也。如此講。絶于上下文一氣貫注。時辭格湊便不成片段。耳目則爲人之方。諸上

難以偽也。○又將上文易之者。譬天不宜。句而痛。疑之。以見心齋之不易爲如此。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狗。與循同。率也。率其心之所知而外之。虛之至也。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吉祥所以止止。鬼神實爲之。況人本同類。能自外乎。是萬物之化也。無論其暴不暴。皆可以及化矣。禹舜之所紐也。以此爲化。伏羲几遽之所行終。以此行之。而況散焉者乎。散。衆也。言衆人尤當以此爲法。則也。○已上言心齋。

（或曰猶南神有宵之猶也宵者心之有也夫易具靜形物之德也是故虛室生白皆靜止也精神已越於外而掌握乃是天之所求知之乎耳目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嘗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是聖人之虛也此玲瓏也外以無物而欲與物接舉其光而求知之乎耳目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嘗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是聖人之虛也此考之莊子或有說文何則狗耳目之欲外心知而不狗是逐物之害何謂謂之虛之至也哉）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疑。有諸。然。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以國事。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大國使者難。而不急。但不急。無輕忽之理。而不急人之求。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以權不由己爲

意

懼伏下兩患字。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未有無術而能使人懽然成事者。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悞事取罪。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憂思致疾。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能置身於功罪欣戚之外。○引夫子言止此。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平旦薄於自奉。餘不擇精。爨無欲清之人。即司火者。亦不久立爨所。苦熱而思就涼。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忽欲清矣。我其內熱與。必非外面苦熱所致。吾未至乎事之情。尚未行事。而情若此。而既有陰陽之患矣。業已致疾。若事不成。必有人道之患矣。業已取罪。則是兩患交集於一人之身矣。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受不起。子其有以語我來。問所以免此患之法。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戒。法也。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其命相屬。是以天合者。是之謂大戒。解二大戒之說。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不以爲患。孝之至也。正是不可解。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正是無所逃。○皆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不問陰陽之患。不問人道之患。○已上答他不得已三字。是全段關鍵。根上不可解無所逃者。○不必復計陰陽之患。亦有道焉。下文所言是也。

陸註。忠孝皆在己心。如使其事心無功。爲人欲所奪。則因物有迕。而忠孝之念移矣。沈註。若乃自事其心者。來。言只當盡人道。不必復計陰陽之患。亦當於此着脚。故下言托不得已以養中。人道陰陽。無二致也。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何暇二夫

陸註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辭命一見符信便相順靡

子其行可矣。已上答他不丘請復以所聞。復白也。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驗也。近者易親。不待詞命。遠則必忠之以言。遠者非詞命無以將其誠。言必或傳之。全藉彼之難者也。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宜。夫傳兩喜兩怒之言。當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當其溢美之言。兩喜必多溢惡之言。當其過當之類也。妄。過當之言。近誕。妄則其信之也莫。

莫疑之也始則明相搏擊後必暗算求勝也或曰淮南以本非傳者之罪。凡溢之言。已有此疵。

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註也。

莫無。莫則傳言者殃。至敗事。後必歸罪。故法言曰。古書名。傳。

知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又曰始於鄙者常大於其終本必調

其常情。不喜不怒之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免於殃。已上論使者傳言之道。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太同。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如戲劇格鬬。始喜而相邀。卒至怒而相擊。以戲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過甚。故各出其奇巧。至於死傷。

風波起滅無端實疫災其初心本註言之發激怒乎人非風波乎人皆激矣將行其怒非實喪乎故念之設也與鬬力之多奇巧飲酒之言者風波也關係行者實喪也成敗

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如實雖飲酒。始則威儀。卒則號呶。以過甚故各逞其奇樂。流於狎侮。其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諒。信。鄙。薄也。凡待人始相信。而卒相薄者往往有之。於始而以苟簡爲之。不可收拾。及其將成。其大事必大。若不慎之。其將成。其大事必巨。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急不暇選言而出。茀然。如矢。草之亂生也。○風波動矣。於是並生心厲。厲。惡也。此忿設之由。原無他故。巧言偏辭。巧則不誠。偏則不正。獸之而不知其然也。尅。急也。核。覈同。考其實也。不肖之心。欲美而不知其然。則積怒成患。而相賊害也。心厲既生。必急而考其實。使

不知其所終矣彼不堪。自終卽卒鄰至此也

沈註在久釁之嘉耦不可以一怒辭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乃忿心知而故問也。公朝成須臾乃可人所敢知也與此意同。

荀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實喪而危矣。○按春秋傳隱公五年。鄭人伐宋。八月。其郛。宋使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乃忿心知而故問也。公人所敢知也與此意同。

故法言曰。無遷令。勿改一言。

於所傳之外。過度益也。凡言行之過常度。皆由後來增益。所以有風波實喪之患。

遷令勸成始事。故易動。惟易動故危。

美成在久。既結好。亦當保其有終。惡成不及。

攻。君。失好。則可不慎與。成事難而敗事易。如此。安可不慎其始。○已上論使者臨時應對之道。自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句且夫乘物以遊心。因物

忘其身。以免人道之患。安之若命。以免陰陽之患。皆所謂致命者也。然此非人所易能矣。○已上答他惟有德者能

陸註夫使多詐之國傳不道之問。

儻人間世所難也莊子山曰。通章所言。皆權變之術。莊子羞言則干權者。不以物害已也。沈註身則宜就而不宜逆。以順相從可也。心則宜和而不宜同。以爰相濟可也。此猶未盡也。就而順從。可在於外。而不可入於內。入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曠。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所賦最薄。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與。許也。方。正。則也。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可以行虐。而不知人之危。身。苦無兩全之策。蘧伯玉若然者。吾奈之何。

其所以過。可以拒諫。而自危其國。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身兼形心言。正者。先自立於無過之地。使知人之過者。無形莫若就。將順心莫若和。調停於外。心莫若和。於內。雖然之二者有所用矣。

患就不欲入。恐與之同。和不欲出。恐與之異。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

於內者謂靡鴟不植而紫之滔比也和而麦濟可在於內而不可出於外出於外者謂淺露不藏以自顯伐也爲顛爲威即載胥及溺也達之二句是主前後俱是推原其当然之故黃山谷曰連發三喻使量已量人無伐美慮無犯怒心

爲崩爲蹶。大閑蕩盡。此爲無方。所以危國之患。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譽望所歸。在彼視之。直以爲不祥。可在於內。而不可出於外出於外者謂淺露不藏以自顯伐也爲顛爲威即載胥及溺也達之二句是主前後俱是推原其当然之故黃山谷曰連發三喻使量已量人無伐美慮無犯怒心

之人耳。此爲有方。所以危身之患。彼且爲嬰兒。童心好弄。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不循彼法制。彼且爲無崖。甘處卑汚。○六句妙用。達之入於無是就而不入。達之也。隨機引誘。自使彼得爲無疵。過之人。亦不必其知。所以過矣。此句是和而不出妙用。已上寓有方於無方之中。爲兩全之策。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怒奮是也。是其才之美也。自是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累誇於危而已。○應上正汝身句。爲虐已之喻。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決碎也虎殺物碎物。必奮力張

或曰列子此下復云然則吾豈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

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決碎也虎殺物碎物。必奮力張威。或傷。時其饑飽。達其怒心。順導之以及他物。○殺其怒勢。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養虎者當常防於平日。夫愛馬者。以筐盛矢。糞以蜄盛。溺。以文飾溺器。○愛之故重之。適有蚉虻僕緣。僕。附也。詩大雅景命有僕。亦訓附。而拊之不時。突然驅於馬。馬驚而逸。其毀傷。○所不覺之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更甚於蚉虻之螫。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以一時之意。所及偶疎。將平日盡棄。可不慎邪。愛馬者亦不可暫忽於一時。○虎馬二形就心和一段。爲虎人之喻。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地名。見櫟社樹。以櫟樹爲土神而祀之。其大蔽牛。牛立於樹木之後而不見。絜之百圍。一抱曰圍。其高臨山十仞而

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古剡木爲舟。大始可用。十數。即其旁枝也。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飽看也。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怪之也。曰。已矣。勿言之矣。以其不足言。散木也。不於用爲散。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音莫。松心木爲樠。液。暗出如松心之膏。不耐啓閉也。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久不見伐。言所匠石以不顧而行之故。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女以予爲散木。將何木可以比得予耶。若將比予於文木邪。文。華美也。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皆華美者。實熟

司馬云。腊出而橘亡。元美曰。匠伯明于鑑木矣。弟社樹百圍。豈知不有主神呵護。工匠與宋以至是。不然。何托夢

則剝則辱。戮也。大枝折。小枝泄。氣漏。其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以材自取害。物莫不若是。人亦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費盡多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今得手。後方免。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早掊擊於世俗矣。且也若與予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何不自省。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伯非用世者。可稱爲散人。但未有得手工夫。散木作用之匠石覺而診其夢。診占驗也。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既急求無用。而爲社又疑有用也。曰。密若無言。以不當言也。彼亦直寄爲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彼不知之二句。都無照

或曰。淮南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有何以相物也。註。物亦物也。何相名爲物也。據此。相字本声非也。沈註。汝非物二者。奈何物我匠石以不才無用爲散櫟以才有用爲散

弟子仍是前見。諸解於以美譽之二句。都無照

應

或曰。喻一作譬。

芘。庇同

李云。如衣軸之直解也。林註不實也。如今整然

或曰。通雅指南曰。和牆曰禪傍。公紹音屢。蓋如今黃楊木類木細理者難大非

過客。迹。非托社以求全。正欲借此爲不材者。且幾有翁乎。不知已者議。不肯令人識破。不爲社。卽不爲社。有幾人翦伐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別有求全道理。義不係於爲社不爲社。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非可以常義揣度。○此段言有用於世者。亦以無用成其用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藾。蔭也。其枝所蔭。千乘可隱而芘焉。所以爲大之異。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不知其名。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軸解。木文旋散也。○無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酒病曰酲。且不可近。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無斬伐故。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以用迹。之以免患。宋有荊氏者。地名。宜楸柏桑。三木名。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樓也。狙猴之架也。○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高名。卽高明之家。麗。屋棟梁也。以可近故。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樿。音善。傍。棺槨之全邊應上拳曲句。解罪求福也。楊慎曰。見汗病之人。難以迓祀。爲巫祝沈詩古有以人沈河而祭。如西門豹事可見。

者應上軸解句。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所以不能至於極大。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解。或作書名。與或作解賽。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祭河以牛豕人爲犧牲。其色不純。体有異。與身有疾者。皆不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知其不祥。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得免於適河之患。○此段言無用於世者亦以無用成其

沈註。古人髻在頂後。挫鍼。縫衣。司馬曰。筴同策。小箕也。簡米曰精。陸註。鼓米出糠粃也。沈註。知周万物。而反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推功名於群材。與物冥而無迹。

用也。

支離疏者。人名。病僂。頤隱於齊。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會撮。髻也。五管在上。五管。五臟之腧也。兩髀為脅。髀。大腿也。○五句寫支離之形。挫鍼治繲。足以餬口。磨針浣衣。自食其力。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簸米。餘力在外。○數事俱可俯身為之。故擅其能。在家已可以自遂矣。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不慮其為兵。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慮其為役。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十九斛二斗。獨受厚賜。○在國又無害而有利。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即無所可用之意。○此段言無用之人。無在而不得受用也。

宗子相曰。首以仲尼起。以孔子結。首事設言。後以實事形之。蓋借實以形虛也。免刑便是福。不免便是禍。臨人以德。則自窮也。或曰。迷陽見困学紀聞。下兩吾字。見聖人之身。即接輿之身。何等愛慕追切。人間世是言入世之難。須看請行是未知其難者。用往而刑句一唱。便得通躰。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遊而過之。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不當出而出。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時不可得。即出亦何能為。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能。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所以全生。僅者。此外無餘事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載。承也。爵祿不足為榮。其輕甚矣。世人乃重視之。莫知所以承受之法。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刑戮似無所逃。其重極矣。世人乃輕視之。莫知所以避去之術。○四句皆慨世之詞。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以賢尚人。取禍之道。所以可已。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步步危機。不敢放足而行。即知避亦非易事。○四句根禍重乎地三句來。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薇也。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出詩經註。言既避世入山。猶恐薇之苦刺。塞路傷人。不能前往。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路之險阻。不得不經涉。猶恐挙

文勢二有盤住一段緊根本句細剔冥搜步步皆入世人所需所苦外合而內否虽稍進而爲塹多法而不諜不及化而無益終豈能終不入世乎惟虛而待物則万物自化吉祥止止而兎狐矣葉公之傑是知其難而求免于難者苦語句欲免其難知仍旬三是難入後點出此其難者一句勢如教弩高放則彫霜集立于文之四隅皆能仰望此句顏闔之間是見其難而策以応其難者然能則達之入於無疵不能則無警怒之而已若是者皆以良材有用而爲世累也若如櫟社之樹高丘之木尚何累哉備以人不能爲舟木之無知則何不支

足之難。自取傷耳。○四句又根畫地而趨句來。○言以引火自銷其質。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爲喻。○六句又根臨人以德句來。○無用之用。是扼要語。又根上兩莫之知一句上來。○此段言用世不用世。存乎其時。不宜以材取禍。

山木自寇也。山以生木。膏火自煎。膏以引火。自銷其氣。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

人不能離世而自遂也。入世出世。總無不寓諸人間。故曰人間世云。然以入世之身。必思所以用世也。不知以身用世。必其身之不爲世用而後得以成其大用焉。故或匡君國或盡職守或弘教育大約因物順應而無容心。則世籍身而有功。身涉世以無患。是入世也而出世

焉矣。篇中虛齋是第一義爲上乘人說法。無遷無勸次之形就心和又次之而總以材美爲戒。善哉仲尼之告顏子也不信厚言無取爾。端虛勉一。執而不化無取爾。太多政法而不諜無取爾。皆以其人而非天也。惟虛而待物。斯萬物之化歸焉。聖賢用世之極軌莫不由之。豈僅爲請行之衛者言哉。雖然未可槩爲用世者道也。葉公之奉使。則有傳其常情。戒其過度。遊心養中無所作爲焉。其所謂人道之患陰陽之患。舉無足慮矣。顏闔之爲傅。則有形就不入。心和不出。達之無疵。無敢積伐焉。

離其德有材而作無材之狀所謂大隱在朝市讓齊其間又何患焉不然縱聖知孔子亦難免矣顏淵是未知人間世之難者故以発端孔子是備歷人間世之難者故以作結想莊叟落筆時胸次有無限悲感借此以爲発洩之具而人且比于曠達眞瞎目而不見丘山者

其所謂無方危國有方危身舉無足慮矣若是者身雖用世亦其身未嘗爲世用也故以不用成其用者物莫不然櫟社樹之蔽牛也以其散也所以異於文木商丘木之芘蘇也以其不材也所以異於楸柏桑若支離疏以其形之不足既得免於兵役又得與於粟薪是不特遠乎世之害而反資乎世之利則支離其德者可知已宜楚狂接輿以有用之用無用之用爲孔子告也曰來世曰往世入世之情窮而出世之術深矣此人間世之旨也文之古奧離奇細讀方知其妙

郭註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內外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或曰淮南共至人居勇若衰其氣含者消其欲相若○三不言而能飲人字警拔以和又曰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俱抱夫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耳○答何人之問之亂而能守其宗註珍抱猶持著也瑕猶釁也遺棄也此二層

內篇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刖足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言其多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刑餘不足比數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議指王駘虛而往實而歸指從遊者固有不言之教老子四字出無形而心成者耶形雖不具而心之德已成故能使人自得其人品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但在後而未往從遊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之乎奚假猶奚但○答何人之問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答中分魯之問常季曰彼兀者也與庸亦遠矣自是非常人若然者其

俱不與物遷實際無形故不與物遷心成故能守其宗成玄英曰淮南其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以其靜也矣之桀人皆幸其能正己之生以正衆人所以爲生故最之也無能貫浮其止而能有窮唯止

用心也獨若之何叩其無形而心成本領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身有始終而心常存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遺落也凡有形之物未有不歸變滅天地特有形之大者耳卽當變滅而此心猶常存審乎無假而不與物又曰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宗也在有形上着力○已上言其用心處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總出一氣是無不遷眞故曰無假其所以不變不遺者此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能使令物之化育而守其主宰全不相爲用同理本如此夫若然者指王駘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所宜如之至美至樂處也此言忘其爲身尚其爲心者物視其所

青三一也陳註而不見其所喪在萬物皆一處着眼不下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於已實無損所以絕不爲意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已上又言其所以用心者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非爲人也而人尊之何也陸註審乎無假者以其心得其常心遷者不與物物何爲最之哉常季曰人之常心耳人皆有之何獨稱彼未嘗以物爲事人惟見其爲元者最於彼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以其靜也夫之桀人皆幸其能正己之生以正衆人所以爲生故最之也無能貫浮其止而能有窮唯止

動心也或曰淮南其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以其靜也矣之桀人皆幸其能正己之生以正衆人所以爲生故最之也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木之得常心者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人之得常心者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受命於天天子堯以側陋而成邑成都幸欣幸也堯以諸侯而尊爲天子堯以正衆人所以爲生故最之也夫保始之徵保生萬物之始受理與氣以生保而不失必驗於外不懼之實此但守理與氣者勇

能止衆止。此句解上物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可以壓服
最句陪下正生。
衆人。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
以正句陸註。正。
若是。要。欲也。自要。猶言自好。守
如洛正性命之
正。生。即正性。
官。司其藏。曰府。即命。
也。正性。即守宗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直寓
也。守宗。即保始
六骸。象耳目。即不知耳目之所宜。一知之
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見
也。幸能正生。是
其所喪。心未嘗死。即死生不變。
覆墜不遺。○有此保始本領。其可以壓服衆人。
審乎無假。以後
而致從遊之多。乃其徵也。二十七字作一句讀。彼且擇日
了夫以正衆生。
是命物之化。以
而登假。而冲舉。人則從是也。答他物何爲最之句。
後效驗。況註。
幸能自正其生。
何肯以物爲事乎。答他爲已。
自從之遊。乃其符也。故以爲德充
保始不懼二句。
乃由直養而至。
剛大。通身工夫。
皆在此處用力。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恥與刑餘同行。故約之。其明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約前。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問之。欲其
止。
曰。子見執政而不違。避。子齊執政乎。豈子與我共執申
也。
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固。本然之辭。○似
政者。○悅○同○○○○○○○○○婧○笑○詆○于○怒○罵○
冷絕。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自貴。撇人於
後也。○率性罵破。聞
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者處則無過。
有賢者。
爲鑑。故。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取大。取以滋培。而猶出
言若是。不亦過乎。是以塵垢。自
蔽其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指其
兀。

猶與堯爭善。堯比伯昏。言汝入先生之門。冀得計子之德。猶與堯爭善矣。豈可得乎。計子今日之德。未必能取大於先生。至於不足以自反耶。計子自量其過之多。而但責人之過無過。何不自量其過之多。而但責人之過乎。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自呈其過乃既犯者也。猶欲掩飾以爲不當亡者甚多。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不呈其過乃未犯者也。有能自責以爲不幸。不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既已亡足。付之於命。這便是德。○答他計子之德句。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在羿彀中。且當必中之地。然有不中。乃倖免耳。是足之全不全不關於有德無德。皆命使然也。○不說已之受刖爲不幸。正見自以爲不當亡者。皆不當存者。皆不全足人一一總罵殺。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拂然而

怒。怒其以倖免。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知安之若命。不知笑人之不幸。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知安之若命。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是先生以其善洗濯我之怒。使我亦自知其所以然也。○答他與堯爭善句。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不自知其爲兀者。以不在形骸之外着意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同取大於先生。在德上着力。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出入間。又在不亦過乎。再找過字。○答他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蹙然。立不安貌。已既若是句。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玩改容更貌句。則前此之容貌不善可知。亦悟而厭其多言。故曰。子無乃稱。乃。繇也。○全段謂德充於內。自形外不以加于生也。此妻爭善意。比德于堯也。沈註自陳過狀。飾辭強辨。以爲不宜亡者多。默然亡言。有悔過以爲宜亡者。鮮若審其過非當存。足者甚少。○二句先答他不足自反句。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既已亡足。付之於命。是德。○答他計子之德句。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在羿彀中。且當必中之地。然有不中。乃倖免耳。是足之全不全不關於有德無德。皆命使然也。○不說已之受刖爲不幸。正見自以爲不當亡者。皆不當存者。皆不全足人一一總罵殺。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拂然而

自矜有德也。以必中喻必得善。承上言惟有德者能之。故我遊于有德之門。而期于必善也。

簡註。吳汝綸曰。此說似有理。然不中者命也。句。以不得善爰命而安之乎。不通。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現、音、腫。用轉語也。與許由曰。踵字畫出。兀者、跛脚迹。仲尼曰。子不

沈註踵以刖故行以踵也

未邪猶言尚早也學子正謀學於老聃或曰實煩通沈註恭勤也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斷者不可復續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犯患之故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不說破妙吾是以務全之也這個若再輕用其犯患當不止於亡足今於猶存時求所以全之其來猶可及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答夫子前既犯患句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與學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非全德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惡行可補學尤易進所以當勉無趾語老聃去聲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賓衆盛意學子從

或曰詭弔詭學弟子也舊註同猶荀子惲詭學於老聃大謬彼且蘄以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歸之皆已之累也所以不得爲至人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若以一死生同是非之意講學則人不驚異而名不歸其累亦解矣雖講猶不講也此解其桎梏之法可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孔子講學必告之孔子者也其受好名之累猶天加刑非人所能解也申徒嘉不知已反說夫子之受天刑竟似已爲全德充非講學掛累可以爲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音池醜貌者姓名丈夫

民也惡人與孟子所謂惡人與言者異

沈註孔子他日稱亦曰丘天之戮也

有惡人同一本作與為人妻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丈夫思慕。猶屬常事。婦人專以皮相。乃又如此。不唱而常和人。

不知作何感動。落想甚別。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矣。

夫聲

自己先出智見。

特哀公却未知止。因人之所及。而從其後。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救人之患。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望。如月望。飽滿之義。○無養人之財。又以惡駭天下之容貌。

足動人。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

見識不出四域。

足服人。而雌雄合乎前。

即上文丈夫之思。婦人之請。○用雌雄二字。新闢。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已上言其平日。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授以國政。使爲宰。

授以國政使爲宰。

悶然而後應。汎同泛。汎然而若辭。不以爲意。寡人醜乎。

自媿不如。

卒授之國。爲宰以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思之至。○已上言其至魯。

是何人者也。

音嗣

怪而問其故。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

母既死。而開目數搖也。

少焉。

馬駒若。而視也。

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

以其母不類。○母形不能動。與已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皆棄之故。○皆棄之。是運動此形者。此言無使其形。雖母子不能固其情也。

其德而但有其形。

音敷

設一喻。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

翣。武所資也。戰死則無武。故不以資葬。

資。給也。爲愛。○資用者之屨。無爲愛之。

以爲可愛也。

皆無其本矣。

無用之

言有使其形者存。雖惡駭天下。不妨。無使其形者存。則必不愛之也。

連用三喻。是神不全者

補註。資。助也

或曰諸神諸嬪本故也此言無本領之人自受天子之諸御如嬪不爪翦。
當御者當御之不得人之所與○又設二喻。
日不剪不穿恐其傷躰也　不穿耳恐虧其形而神亦不全陸註新娶之人又設二喻以方正言之也。
不服役以辨眠之。此二喻方正言之也。
其手足才全是忽物不窺德不形則并才亦不可得而見矣故聞其和而不聞其唱

朱註規猶推原也

不穿耳。恐傷其形。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不在家中供使。令恐勞其形。全猶足以爲爾。眇。結新昏之歡。而況全德之人乎。自然動得人。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不唱。無功而親。未濟人。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賦於天。德成於己。解見下文。○已上論哀駘它人品。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身窮達位。貧富。賢與不肖毀譽。名。饑渴寒暑。衣食。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無一定者。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計也。數者如環無端。知不能計其緣起。故不足以滑和。

不可入於靈府。看破之後。故不足以滑。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通。流行之意。兌。悅也。以居心言。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常常如此。與人和豫而入於心。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悅也。以居心言。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常常如此。與人和豫而入於心。

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應變也。胸中自有四時之行。○於八卦內取春字。總寫出一團和氣。內外如一。使人可親。造語新闢。不可思議。是之謂才全。

也日夜論賊害此全乎天之所賦者。何謂德不形。曰。平。準。水停之盛也。盛。極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準。能內守其水。而外不流。凡求平者。以可爲法在此。

德者成和之修也。和不可滑則成。修此者即爲德。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德雖不形。物自合乎前。猶水雖不蕩。物必取則也。

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以憂其死。自以爲至通矣。歷代

脹脅也一個是下缺一個是上滿

循本眉三細長之皃周礼梓人云数目顧脰注長脰皃盖顧與肩同

帝王作用不過治民而生全之知此者自以爲通徹之極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才全而德不形之說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爲危亡之道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望其以德相規全段謂德充之後必能自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引喻闡發語語未經人道

闉跂支離無脤（吾同）說衛靈公（悅同）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桓公甕甕大癭項下生如甕甕也癭大瘦也把全人倒看壞子纔是說之至落想甚奇昔有悅一眇娼者以爲絶世奇談不知其從此人以天下婦人皆多一目也以天下婦人皆多一目縮去（去聲）一目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承上言德有所長則人不能忘即形不具可以相忘

以德惠忍接而不用李註蛸蠨轉九蛸蠨結網不謀指德言不當忘者此謂誠忘不忘形而忘德是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喬雞不斷之膠也貪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自利各＝生営不貨之商也沈註此不謀不琢不喪不貨者忘天之所以養者我者天之所以飲食我者也既受食於天有餘屢奚又惡用此

反以醜人不忘其所忘所當忘而忘其所不忘所不忘者指形言忘形而忘德是爲好矣人不忘其所不忘不當忘者此謂誠忘不忘形而忘德是真有善忘之病矣故聖人有所遊寄情任天而行而知爲孽（去聲）以識見爲之物約爲膠以結信爲之祥德爲接德爲強合之具不得已而後動之謂也

以德爲接以心得爲工以技巧爲貿人之行以開好惡是非之門聖人則忘其所當忘

忘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於人原不剖開何用粘合無喪惡用德其心原無所失何以爲得不貨惡用商在己原不求售何待技巧

聖人忘其所當忘者本於不得已而後動之謂也不謀不斲無喪不貨四者皆純乎天也猶出於天所貴而得之天之所以養我者天之所以飲食我者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所以不用智商者此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

多事爲戕醫慶也

或曰通雅登有甚意今楚貴之人謂孝之甚者曰謦

承上無人之情來

人與人同。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與人渺○同○耶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在天地間爲最小之物。○○羣○○謦乎大哉獨成其天。○○人相連屬也。謦乎大哉獨成其天。○○與天同體竟自成其爲天。聖人不忘其所不當忘。其效如此。○前段以形之可忘提起轉入德之不可忘見聖人所以無人之情者。欲求其德之充以爲符耳。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七情俱無豈本來人之本然乎。莊子曰然。無一本來物。自然如此。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木石之類無情。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得道之用而爲視聽言動。受天之氣而爲五官百骸。既具此形貌。則與木石異矣。欲不謂之人得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有形貌。則有知識分別。情何得而無。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此說非吾言情本旨。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益生。本於老子。益生曰祥。謂裨益之。也。惠子曰。不益生。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爲參之也。何以有其身。言情欲亦非本有。男女交而人亦從益生中來也。以生。則人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選。子之形。照應上面。道與天與二句。見得此形原不易得。乃致不得其用。殊爲可惜。此意却在言外。不可草草看過。子以堅白鳴。是益生。○全段謂有形而無德。無以爲充之符。大有負於此形也。用叶韻。蓋奇妙。

有得於已之謂德。德積于中而驗於外。若符契之自合。有德之人。亦遺其體之可觀。遊其非形。見者所得與也。有形

沈註人生幾何所以不先者日益耳不益生而有其身將安能哉

選字與左傳弗忘懼選之選同

沈註情乎道與汝兒天與汝形不以聰明才辨爲累理盡性之資而特以爻人爲實以勝人爲名與天下之辨者爲怪也悲夫德充符是言德充于內而符見

于外。偏借爲形者說起。以見形不足以累德。一以見全形者。更當審愼先用無形而心成句。虛=籠起。旋轉到不與物遷鍮出德字。遊心于德之和。影出充字。保始之微。撤出符字。言緒語。錬滿山紅葉幾拾無極可染。若夫洗之以善而形骸不知。解其桎梏而脩實始一。俱是德中所

心於獨尚。毋論爲何許人。即刑餘醜厲之徒。在世所羞稱駭異者。無不可以爲師。可以爲友。可以爲徒。使人樂與之處。而忘其爲形全或反以形全爲不足與也。豈有他謬巧哉。亦其心有天遊。而不以人之情自累也。有德而無形者尚能如此。況有形乎。篇中曰無假。曰守宗。曰和。曰保始。曰形骸之内。曰尊足者存。曰成和之脩。皆德之註脚。皆德充之實理。段段雖說重德輕形。却見得此形原不易得。有人之形。便當遊心乎德。以期無負於天與。玩末段語惠子意。自見。游心乎德將奈何。即所謂外

有步武未嘗常和。則以才而轉乎德。天鬻與天食。則德充而無用才。若不知充德而徒思益生。則所損者德也。與兀者悉人無服。大癭相反矣。豈天選其形而使之受罪哉。通篇細膩風光。遂行近折。倘執着剩水殘山。反錯過真源妙境矣

形骸者是也。如王駘不過一兀者耳。乃與夫子中分其教。惟遊心乎德之和。故以彼一知之所知。本未肯以物爲事。而物從而最之也。非其德之充者。有自符乎。故自世眼而論。申徒嘉有不可合。席於執政。鄭子産誠不能取大於先生。自道眼而觀。不但無趾之足似未罹乎世患。而夫子之學反若陷乎天刑。誠以德之所存。在彼而不在此也。是故魯公之信哀駘它也。以其才全而德不形也。衛靈之悅闉跂。齧缺之悅甕盎也。以其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聖人於此知所從事矣。同者人之形。異

大宗師第六 李袁一曰大宗師一篇千言万計离不得了死生三字章首言天章末言命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命之所以爲者而弗可得也是其所不知者也故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真人之真知自天自命而已 知人之必有所待而後定其当否知下副墨之

者人之情邀之以天而知約德工不相爲用自無有好惡内傷以致益生之擾擾也以視夫外神勞精于堅白者爲何如也而後知德貴忘形惟忘形者方能踐形矣此德充符之微意也文之段段盤旋段段換筆神奕語雋味永機新雪藕氷桃不許人間采[illegible]

子諸階級是也倘所待未定則且誤天爲人誤人爲天此所以必須真知而後可也 或曰淮南有真人云云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又曰精神之所以登假於道知此註上至於道也 悉註心無思者魂閑而不遊乎物其寢所以無夢形無爲者神

内篇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天與人相待而成天固自然矣又必以人爲合之而後人事盡而天理見故曰至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 性之也 知天之自然而生也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 即道也 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 文之也 知之所不知即下文人之所不得與者知之所知即下文知之能登假於道者謂以我所能知之事而養我所不知之數始終不輟方爲知之盛大處養從容以俟無所作爲也 二語通篇之綱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夫爲知之盛必待其終其天年不中道天之後方見得是處今我所待者

閑而不及于物。其覺所以無憂。味而不味于味。其食所以不甘。陸註心有靜躁。氣有淺深。性定于內。故出入之息。常歸其根。暉即根也。玄家所謂命蒂。陸者吐也。謂其言在喉舌間。吞不下吐不出。支吾調弄。猪註。剖物抑挫其氣。屈服不伸。槃薄失其守。者其辭屈。劉註。息之深者。知幾即息也。息以踵。亦不過靜極而深。後人附會多作用工夫。反失真人面目。猪註。捐。疑緣悞。狗逐之義。吞物諭不喜求不祿道。華乘人助天者。即老子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於有生之外。

不知將來作何結局。若必待其事之既定。則今尚未定。爲天爲人。皆未可必。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不必有所待也。

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隨俗）不雄成（寡約成全。順而受謙。而承窮通不計也。）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不自得。不謀而聽。）也。得失不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危苦不能害。）此段言其處境之心。登假。跂至也。道。即大宗師也。上數語。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寢覺食三句。提起歸重。其息深深句。言惟其如此。所以如此也。踵。命蒂也。又道及衆人。形容眞人之心。說到死生。

于足。其淺者如此。

出于喉。其安氣之說本此。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兩不知字妙。甚若云不知有生死。說生不惡死。便淺索矣。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出。生也。入。死也。距。逆也。脩然。徃來無難之意。往。入也。來。出也。承上不知說生惡死。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上四句。言其方生方死之時。此四句。言其有生之後未死之前也。不忘其所始。知自未始有始中來也。不求其所終。知其終亦歸於未始有始而已。受而喜之。受生以後無戚戚也。忘而復之。亦虛其心以待盡也。今之求脩証者。猶落第一義。不能與道合也。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於有生之外。因爲以人助天矣。二句一串讀。上句是以其知之所知。下句是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蓋所知者道也。所不知者天也。不捐不助。方爲是之謂眞人。此段言其宅心。說到死生養法。二語是通篇扼要處。

無變于已。方是眞知。故總結之。若然者。其心忘（諺俗本作志。非也。）其容寂。靜也。其顙頽。（音仇。顙。寬平貌。）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性情與天皇極太極之極。言宣于物。而物莫能窺其主宰也。非聖人也。心不忘矣。非仁也。容不寂。顙不頽矣。非賢也。非特澤仍如凄然煖然之意。其通時宜物。眞人聖人無二道也。似之矣。不通。則失喜怒之中矣。失已。則難言宜時合也。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與時合。所以與物宜。故聖人之用兵也。亡（七人之國）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此段以總頂語。下便層層推出來。由心及身。由身及人。至用兵利人耳。玩下八人自見。）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言知有天時。不如忘時而自合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言不能役人。徒受役于人耳。玩下八人自見。）若孤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孤不偕句至此。只頂亡身不眞二句來。○上忘之非道。見有心爲之。皆無有是處。）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言人無心而爲之用。狀義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以謙下人。而非奉承人也。）與乎其觚而不堅也。（與。自然貌。所守方而不固執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張。大也。曠然無懷而有容。實際也。）邴邴乎其似喜乎。（邴。喜貌。崔。下也。似喜事而實不得已也。）崔乎其不得已乎。（崔。聚也。容色且見其充粹。而心德日見其廣。）滀乎進我色也。（滀。聚也。容色且見其充粹。而心德日見其廣。）與乎止我德也。（與。醞意若與世同流合污。）廣乎其似世乎。（廣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警乎。其未可制。）連乎其似好閉也。（連。檢括之意。）悗乎忘其言也。（悗。音免。悗。俯下而非我爲。）以禮爲體。（禮者。治之體。）以刑爲體。（刑者。實之體。）以知爲時。（知者。應時。）以德爲循。（德者。因循。）以道爲行。（道者。行之。）以仁爲恩。（仁者。恩愛。）以義爲理。（義者。事理。）以忠爲用。（忠者。盡己。）以信爲符。（信者。符驗。）以禮飾人。（禮者。飾人之具。）以樂飾情。（樂者。飾情之具。）以哭泣爲哀。（哭泣者。哀之發。）以愛惡爲親。（愛惡者。親之發。）以賞罰爲勸。（賞罰者。勸之發。）以恭儉爲莊。（恭儉者。莊之發。）以嚴威爲敬。（嚴威者。敬之發。）以喜怒爲通。（喜怒者。通之發。）以愛惡爲行。（愛惡者。行之發。）以去就爲節。（去就者。節之發。）以取與爲分。（取與者。分之發。）以生死爲大。（生死者。大之發。）

（賢也。又曰。明疑明惑。美而不明。含光匿耀也。或曰。以下註全取郭象。通耀。即二崔。言喜而不能止也。崔。猶催也。陳註。滀乎。齋精于內。發神于外也。與乎。利用于外。不湯于內也。張本喜已世下三乎字。並作也。沈註。充當作實。或曰。世勢之悞。悗。解散之美。五大也。循。

而行。漸臻于大也。與有足者。道不虛行。附物始顯也。陳註經中多以山喻道。以丘喻德。真人不勤。而人以爲勤。是親万物之衆。擬天地彫斷之勞也。或曰。與有足者行。自然不勞。衆人不知。尚以爲勞于步者。體大用。俱非有好之弗好。指人好之。指真人所守。其一也。大惠教化。其不一也。小惠川流

爲畫。禮者。世之自行。而非我制。以知爲時。知者。時之動。以德爲循。德者。彼所依。而非我作。以刑爲體。老子繙中最緊之學。綽乎其殺也。任治之自殺。雖殺亦寬也。以禮爲翼。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故無不行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時至而事起。若不得已而應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丘。道岸也。因群德之自循。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眞人所行如與有足者行至於丘。亦自適其適而已。何嘗勤而爲之。而人不知眞謂其勤行也。此段根其心忘向來見眞人之全體大用。俱非有好之弗好之也。其一也。其不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好心之所用也。眞人之所爲。眞人。既如彼矣。吾知其心之所不用有一焉。其用而同者有一焉。其用而不同者有一焉。所以之天也。用而不同者。因物付物。所以之人也。天人不相勝。猶不偏用也。知天之知人之所爲。此所謂眞知也。隱隱發明。不悅生不惡死。物視其所一。之故。根上意。以生下意也。又總結之。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情。實理也。死生猶夜旦。皆必至之理。容不得一毫人爲。所謂知之所不知。所養乎。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此言當知所養也。卓者。卓立獨存之意。眞。即前篇所謂眞君是也。言父言君。以見道之至尊至親。不可不圖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音吁。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人不能離於道。猶魚不能離於水。故以魚喻養。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沈註。無心也。不好惡也。不一。万感異。有好惡。迭異也。死生。猶夜旦。由天而不由人。固物理之常。以明天于衆人。尚生。不已。起下況其卓乎之意。天愛衆子。況卓犖者。人。附其主。況眞宰邪。此一段餘波。正是天人之不期而合。于眞人者。李註人特以天爲吾所自出。身猶愛之。況生之

所自出。其易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不足訴矣。人特以有君焉。愈乎已。身猶死之。況其真君者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即明矣。向沿非眷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亦無不同也。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或曰。淮南。睢者。作察者。又曰。無所遁其形矣。一能人之形而猶喜。若人於物之所不得遯也。若佛門輪廻之說。必求証果。反多所執着矣。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根上心忘來。相忘纔是所以。養處。少有作為。則非道矣。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緊根化其來道。生死原非二理。生者如此。則死者可知。何不可兩忘乎。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喻人之藏身雖固。猶不免隨化而遷。毋論縱極嗜慾以速其亡。即如吐納按摩以求延年益壽。亦徒然耳。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有藏則有遯。無藏則無遯。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稟人之形者。亦偶然耳。如人之形。不可何所往而不樂哉。此形雖變。而眞者未嘗變。所以遊於物之所不得遯也。若佛門輪廻之說。必求証果。反多所執着矣。

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天老始終加一善字。便與遊字有間。此不過譽堯非桀。一流人。尚未到兩忘而化於道者。乃人猶欲師效之。而況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為萬物之所繫命。而一化之所待成乎。此到此方說出大宗師者道所謂道也。道所以為大宗師也。諸解失之。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即所謂信而不見其形也。有情而無形。是○万化○要○受之○形與○無受之○形與○可傳而不可受。古今傳而受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道本在未始有

之所不得逃而我皆有所以存其中此以天下之道藏于天下正方物所係對面或曰犯人之形者衆人也万化無極者眞人也善少善老者中人也作三等解陸註六極六合下者即風輪持之者
陸註絜天地整齊世界也襲取而有之貧母即老子所謂守母食母得道者亦曰易

物之先而能包羅天地萬象也○到此痛發道之所在即爲物之所不得逃者也。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北斗天之綱維。故曰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堪坏崑崙山神也。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彊得之立乎北極禺彊北方之神。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少廣宮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此段言道之所在凡得之者皆不至于逐于物也。○文之奔放馳驟萬馬辟司馬云襲入也入元氣之本或曰堪坏即地神

不止于此數人不過指手指點耳

才賦于天道成于人各有所長不必定言聞道而不用才也

三日七日九日蓋所謂聖人之才。故能之易也沈註物朝夕所須朝啟破群迷之暗網發天光之昏鏡也見獨不特言蓋不落擬議斷即際與發際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聖人之道。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欲受教。曰。惡。旬惡可。子非其人也。無聖人之才。夫卜梁倚人姓有聖人之才。無不通。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聞道後用不着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即有其才。教亦不行。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不輕教。三日而後能外天下。不知有天下。世界。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不知有人事。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不知有己身。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平旦清明。朝徹而後能見獨。明心

緒註人之在世。日與物接攖拂其心衆人則攖之而亂至人則攖之而亡。千磨百鍊而後成是知人之所爲之功也

見性。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獨往獨來。不逐世數遷流。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一點靈光。不隨色相存滅。○已上言聖人之道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非可易至。即教者亦逐層有序。不敢凌節而施。此解不生不死實義。言生殺者形受之。道未嘗有生死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爲物。指不生不死者。於送迎之事。成毀之物。無不順不傷。寧謐。又非離物與天下而自全。所攖。觸仍不傷。寧謐。此又解攖寧實義。言經許多難。既成之後。豈僅色若孺子已哉。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以其無師之智爲疑。曰。聞諸副墨之子。文字也。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誦讀洛誦之孫聞之瞻明。審視瞻明聞之聶許。目聶而心許也。聶許聞之需役。行以求之也。需役聞之於謳。歌以樂之也。於謳聞之玄冥。深杳之中玄冥之參寥。空廓之參寥聞之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數句巧立名色。謂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漸進而深。方是大宗師源頭。○此段言下手工夫次序。

或曰。通雅。參高也。參曠也。此字兼冷曠之意

人本無有。故以無爲首。從此過去。故以生爲喜。死則可以坐化。不動。故以死爲尻。

或曰。庚桑楚作人。以生爲體。以死爲尻。

焦註。句贅。頊推也。句。摘言節也。贅言其形如贅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解言。見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不措一語。方是箇中。

爲春。以死爲尻。指行。事言。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解言。見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不措一語。方是箇中。

子祀往問之。曰。子與偉哉夫造物者。子輿有病。僂。音呂

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

於頂。句。音勾贅指天。解見支離疏段。陰陽之氣有沴。陰陽之氣。所以造物者。沴。亂也。此言

瘤也。椎骨二十四節。拘攣曲之甚。將者。恐其更甚也。或曰。通雅。跰躚。躄字。而人讀爲輕声。如駢先之音。因別本又字。極有意義。言前此者。造化既以我爲人。如今又將以我爲此拘攣也。陸註。是死生無變于已之意。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也。夫子順也。物。軀殼也。釈氏

致病之由。其心閒而無事。絶不跰躚而鑑於井。病中勉行。介意。聚。聚其形。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自見形而嘆其異。子無同。已上自敘病體。子

祀曰。女惡之乎。因其嘆而詰之。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雞能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彈曉鳴。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

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車轅馬。能載物而行。○數句皆甚於病僂者。上實言體之合。此設言體之分。立義既精。造句尤幻。且以韻語出之。神妙至此。且夫得者。時也。得所當爲。乃時之自至。

失者。順也。失所當爲。亦順其固然。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自然心閒無事。此古之所謂縣解。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病僂不能伸。乃

爲陰陽氣縛。猶有物結之也。與前篇懸解。取義不同。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即惡之。吾亦無益。吾又何惡焉。結何惡句。此段在生存。爲一體者。俄而子來有病。喘喘

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句避。句無怛化。斥其妻子。遠避。不當環泣。以驚垂死之人。使不得化。○家禮。氣絶乃哭。即此意。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何物。將奚以汝適。化往何處。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一足曰蟲。無足曰豸。是蟲雖有足實無臂。喻或化爲無物亦無處也。○四語三意。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近猶速也。聽從也。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悍。忤逆。○答奚以汝適句。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求解縛之說。亦從此脫化。吝或曰。造物者。解猶物者結。縣解與前篇同意。註非矣。

陸註。吾又何惡。死以求勝天也。或曰。淮南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僂。傴者背高于頂。腸下迫顧。兩脾在上。烟嘗指天。莊子求楚人也。腸音獻。肝亶也。烟。陰華。嘗。其竅也。烟嘗。讀曰捂撮。

設喻奇絕却惟
衆天知命者絕
說得出强易排
遣者安能如此
直捷痛快
扁曰此章沈一
貫引黃棄語論
之有味文長不
載

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善順利之意生前如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欲復爲人不可必今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玄英適二句總上莫爲然寐蘧然覺寐無夢故曰蘧然猶生從無來死從無去亦不必有所爲有所往是以無爲首者也各鼠肝蟲臂句此段在死亡時知生死存亡爲一體者二段俱根上人之有所不得與意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言無心相爲於無相爲作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言遊於物外行忘而無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相忘即下相忘於道術言惟以此爲生不知其盡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定交方外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莫然猶忽然有間有頃也未葬尸在牀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弔而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招其魂而語之而已反其眞以死爲反則以生爲喪可知而以死爲眞則以生爲假可知而已反其眞以爲子貢趨而進

我猶爲人句猶自歎未能到反眞地位以爲自歎聲○絕妙挽詞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大異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禮字絕方意字絕圓不說破且付之一笑妙絕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此人世無

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無好脩之行而外其身

臨尸而歌顏

端其此文已道雅挽挑宕寫醉瘋癲寫寂寞寫寂寞同轉爲寫死寫寂

編曰一曰織錦一曰造詞也

真與人叶韵絕

于禮字上隨手加一意字不多饒舌而本旨已顯

內外不相及一語點破後世必欲強三教爲一家反爲多事

與造物者爲人與造物者一樣也解作造人便爲節外生枝

或曰淮南忘肝膽遺耳目獨浮遊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幹殺中飛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那其人品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出世法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入世法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不當向彼行禮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爲人造物者爲人而遊心於混茫一氣之初不死不生之彼以生爲附贅縣疣本屬以死爲決疣潰癰乃復其舊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生死後先何知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四人本異物偶假而托以爲體耳忘其肝膽內體可捐遺其耳目外體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總付不知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芒然無知貌塵垢之外不入於世俗也無爲之業不爲乎世俗也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憒憒心亂貌此言所以臨尸而歌之故

或曰孫池夫子自道江湖乃指三人

又曰天下萬國方有何人荀子死琦辨爲何事倚數之行皆即音奇畸偉即奇耦也沈註人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欲從方內而之漸遊於方外子貢曰敢問其方方字不同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生育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不待咿濡也人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不待俗禮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惟相忘難在方內可以漸入於世俗也子貢曰敢問畸人畸零也獨遊方外爲世俗零頭之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贊其品全段根上不以人助天意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虛名（可）異。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所謂知之（者）惟簡之而不得（其）關。非友喪（失）吾友喪（失）其（所）已有（所）簡矣。（但）無涕不感（不）哀。已得其簡之道。所以謂之善喪。（曾無）筒門之歌。孟孫便使（之）不得。此處極有分曉。（則）便使得。原壤登木之歌。便（之）修短之數。就（其）字（之）疑。若化（物）為（不）知（及）且方將化（物）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物）惡知（已）化哉。（此頂上進於知句）可知。（本不）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所以為進於知言與萬物同）

求簡不得而疲既已簡矣　化為物則形既化矣若有所不知亦化則連道心亦化或曰淮南有戒形而無損心有據宅而無耗精註戒備也據宅身也精神居其宅則死言人雖死精神終不耗滅故曰無耗精沈註驗形二有變化而可託旦宅旦暮之宅通雅旦宅神宅也郊特牲交於旦明即神明旦晨也舊說為申字之訛非旦宅歟夜堂晶亮李本作恒皓乃宇因別本訛知此崔本作惡疏本乃旦合作宜吾之即我與我周旋久寧為我之意不猶非之疲不知即代為原謝疲亦不知也此喻言人哭亦哭是率性而行雖汝當境亦然若執

在造化中。不知化為何物。如既死之人。與未死之人。彼此各不相知。蓋本有不可知者在也。今吾與汝拘於世法。猶（指生者）夢未覺。豈能（死者）進於知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居喪之形。而不毀其性。有旦宅而無情死。（情實也。知人之生。猶方旦而不實死也。）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上人已有所簡句來。所以乃三字。是倒句）。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且吾與彼。宜相與各（尻同）肅記知吾所謂吾之乎。（即吾今日所謂吾言。亦未知其是否也。）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幻景非實。）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連汝今日性之之言。未必不如夢鳥夢魚。安可執着。）七句根上夢未始覺句。答他善喪無實之說。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適意之事。不及發笑。而心已適。遇獻笑之人。不及推排。而顏已笑。情之所至。

自致其天。此孟孫氏人哭亦哭之理。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由是而進。能安於造物之推排。而併去其化之見。乃入於寥而不紛。天而不人。一而不二之域。所謂大宗師也。豈但以善喪盛稱國已哉。此又因孟孫氏所得而推言之。○此段根上天人不相勝意。詞義曲折奇奥。諸解無一可取。

意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猶益也。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資以軌。語助詞。言受損。軌。行。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已多。來。此無益也。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人不全矣。汝將何以遊乎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遙蕩。非義所拘。恣睢。非仁所拘。此大道也。既無以遊大道。所以言不必來此。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得遊塗之足矣。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

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言質既受傷。即藩。亦不得與也。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無莊美人名。據梁之失其力。據梁。力士名。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至人有教能使人失其本質。況在後受傷者乎。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黥劓傷後。安知非天欲息補我歸於完成。使我乘之以受鑪錘。則來此亦非無益也。○黥劓補與息補等字巧甚。許由曰。噫。未可知也。受得息補與否。誠未可料。我爲汝言其大略。姑言大概。吾師乎。吾師乎。吾所師者。聾萬物而不爲。師之。聾。聾粉也。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不躬服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不明言是非。四句即造物。乃遥蕩恣睢轉徙

言皆可以陶鑄而憂之也。諸解于下文接不上。

整字宜作調治講。或作醬彩。何義之有。

陸註。即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之意。

沈註。爲仁義而爲仁義也。以仁義則異仁義。

定不當。是于天退于淵。是自以爲遺者矣。我則未敢必也。簡之而不得。則有笑排去。郭註。人適意則多若所謂皆適。則忘適矣。不及笑矣。即偶發笑。亦天机之自推移。非人力也。不及排去。安推移而化俱去。

或曰。意而亦悉名。因亂言轉作意見。

美而爲之其仁
我小夫爲禮樂
而忘禮樂則真
禮樂也以禮樂
爲貴而爲之其
禮樂粗矣仁義
主於及物忘之
猶易禮樂切於
治身忘之爲難
至於坐忘則不
覺其有身矣或
曰天隱子何謂
坐忘曰遺形忘
我方道而不見
其方非坐之義
乎有見而不行
其見非忘之義
乎淮南作洞於

之塗。所謂忘○遊○其○善○於○能遊○此。則黜息而劘補矣。豈夔
大宗師也。此所遊已。其藩已哉。○此段言心之貴忘。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就行事言。曰。可
矣。猶未也。第一層。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就居心言。曰。可矣。猶未也。第二層。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坐忘矣。無所不忘。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
墮○枝體。離○形。黜○聰明。去○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猶太虛是○空○所○倚
之無碍。此謂坐
忘。第三層。○上三層。以損爲益。
我方道而不見。此則損之又損。忘之極則也。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同。則虛無
爲體。而不偏着。化則無常也。化則形神俱妙。而不
拘同於大通言。而果其
賢乎。果如是丘也請從而後也。不敢不勉。○此段言
心之忘。亦有淺深。

化通洞則無善也按善即好也然則好當訓如字
宋註子輿亦貧故裹飯不裹糧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
往食之。音嗣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飢不能成聲。子輿入曰。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段根上。知之所不
知來。求其爲之不得。是知之所不知也。而卒歸之命而安之。所謂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語意若衰
大宗師是以大道爲師舊說渾若樂。怨而不怨。得風雅之遺矣。

大宗師者道也。分見於天人之中。而獨存乎死生之外。

所謂物之所不得遯是也。言其所立。故曰卓。言其所存。故曰眞。言其所歸。故曰寥天一。人貴有以得之。然欲得之。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斯兩忘而化其道。以入於不死不生之鄉。是人也而天矣。夫知之所不知。則方生方死之時也。而知之所知。則有生之後未死之前也。息有以養之似矣。但以有生之後未死之前。而爲之必待於方生方死之時而驗之。若未至乎其期。不知。則方生方死之難也。乃眞人眞知。無則天與人之故。尚未有定。此知之難也。其窮通成敗。得失安危。爲事之慮。此矣。眞人之處境也。

變者。皆其心之所忘焉。此知在而道在。故也。眞人之居身也。其寢覺食息。爲事之常者。皆其心之所忘焉。蓋天機嗜慾之異乎人。如此。及進而考其宅心也。於方生方死之時。無所分焉。於既生之後未死之前。無所係焉。是心也。道也。天也。人也。一而已矣。眞人之所以爲知。所以爲養者。非以其心之忘哉。唯其心忘。即推而出之。由心及身。由身及世。通時宜物。豈有外焉。故心之未忘。則大業每坐有心之弊。而不足稱。心之能忘。則推行自多。兼濟之功而成。其美。此眞人之心於世無偏用。著其於

人之所爲者。子祀子輿一段。是知天之所爲者。子桑戶一段。是知人而達乎天者。孟孫才一段。是知天而渾乎人者。意而一段。是爲乎天而神以人者。類回一段。是階乎人而入乎天者。子輿與子桑友一段。是知人知天之盡。而爲眞知者。脈絡本來井。然以離合抽縱出浪奇幻。使讀

若迷于常理

天於人亦無偏勝矣。眞人之爲眞知如此。夫然後而死生之故。始可得而詳言也。夫死生猶夜旦之勢所必及。命也。人所不得而主也。此知之所不知也。然知之所知者。則有親於父焉。尊於君焉。卓也眞也。又天所不得而主也。所以貴於養也。而養之又豈有他術哉。仍以其心之忘者用之矣。何也。蓋形生老死。人所同然。雖善於藏者、亦不免於遯。人知人之形不易得而不知如人之形者、未有窮。惟藏於物之所不得遯。則無有遯焉者矣。此爲之於有生之後未死之前而可驗之於方生方死之

者也。豈猶善天善老。善始善終者。徒以善其形爲養哉。若是所謂道也。聖人之遊以此。不惟以道本無遯。亦以得道者不一人。從來始有遯也。然而得此豈易言哉。女偶之告南伯子葵也。聖人之才聖人之道。令其用三日七日九日立其期。由外天下而及於無古今。是自外引之、使入。由爲物而驗之攖寧。是自內推之、使出。則不死不生之道於副墨洛誦。漸求之而漸遠者。誠哉其得之難也。雖然無難也。子輿之雞彈輪馬。而懸解因之。子來之鼠肝蟲臂而鑪冶順之。此其得之者也。子反琴張與

造物者爲人。而遊於天地之一氣。此其得之者也。孟孫才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此其得之者也。數者皆能以其心之忘而用之矣。以其心之忘而用之者。必如意而子之息黥補劓。願聞大畧。於未忘而求其忘也。必如顏回之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於既忘而求其無不忘之極。則豈非得其所以養其所不知之意也耶。眞人眞知。若此而已。此篇爲七篇之歸根結穴處。發性命之源頭。闡脩證之實義。直洩造化之機。以開仙佛之門。此玉杵之神液。槳指間便能羽化者也。若文之波瀾萬頃。百折滌廻。古與雜奇。輪囷異木。非窺豹者所能測也。

應帝王第七
褚伯秀曰。內篇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万物。理無不有。物有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充則万物符契。宗之爲師。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爲聖爲神。外則爲帝爲王。斯道之所以斂之一身不爲有餘。散之天下不爲不足也。不說明何事。下面着解。亦從對面落筆歟。空玲瓏之至。藏仁要人。是君的根柢。亦得人矣。有人則不能合于天。爲馬爲牛。是民的氣象。陸註。非人天也。沈註。非人是人非人。斤斤察察。行其賞罰也。或曰出脫

內篇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疑是問帝王之道。或作齊物論中三問。恐下文說不去。

齧缺因躍而大喜。悟得所以不知之意。行以告蒲衣子。即被衣。以所悟已者質之。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怪其悟之晚。有虞氏不及泰氏。泰皇。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用心爲治。病在藏字要字。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欺僞之人。虞氏不能超出于泰氏其上。以其有知也。所以不及泰氏。泰氏其臥徐徐。安緩貌。其覺于于。鈍愚貌。無事也。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自忘其爲何等人。無名也。其知情信。情實也。情則不虛。信則不疑。其德甚眞。眞則不僞。而未始入於非人。何嘗不得人。總未嘗雜入於欺僞者之中。以其無知也。所以非虞氏所及。是王倪之不知。正所

田也

其門官本作以已制經

李註。涉海必溺。鑿河難成。沈註。涉海而鑿河。無成功也

猶言。豈治外乎。焦註。鳥鼠避患。曾不待教。況民之有知。曾不如二虫。而作爲經度。以亂其常性哉。是本郭註

以爲帝王之道矣。○此段言得人之道有意爲之。不若無意爲之也。或曰。淮南馭偉。與聘。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視瞑瞑。其行顚顚。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人名。何以語女。去声　叩其所聞。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句。○經常之法式。義理之制度。如三綱五常皆所以正人也。病只在以己出三字。○人孰敢不聽而化諸。人必受治。病只在孰敢不三字。○三句。日中始所告之詞。接輿曰。是欺德也。欺者。虛僞不實之謂。○本領既失。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勢既不及。力又難勝。治功亦疎。○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經式義度。不過繩之於外。聖人豈爲此。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正。各正性命之正。既正之後。而所行自合於法制。確然如素能其事者。原不待繩之於外也。○駁他以己出三字。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

陸註。鳥鼠尚有避患之知。而百姓曾二虫之無知乎。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知不如二虫也

與天爲徒

或曰。厭猶千歲厭世之厭

崔本帠作爲。林希逸帠謬。故從之。

之下。以避薰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若治其外。則民非其性命所安。將視爲患害。必有避去如鳥鼠之高飛深穴者。豈君人之知。曾不如鳥鼠。而不計及此耶。是欺德之不可治天下如此。○駁他孰敢不三字。全段言以我強人。不如人之自爲正也。天根遊於殷陽。至蓼音了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聖人無名。曰。請問爲天下。病根在爲字。無名人曰。去。斥之也。女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不預。言無預於己之事。猶言不切也。發問不切。所以謂之鄙人。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解見大宗師篇。○是合氣於漠。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本音曠朗之野。厭。足也。莽眇。輕虛貌。六極。六合也。壙埌。曠蕩也。○是遊心於淡。汝又何帠音詣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帠。法也。猶俗言道理也。感。

觸動也。言汝又何道理以治天下。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觸動我之心乎。所以謂之不預。

心於淡。無思。合氣於漠。無爲。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無失其自爲正之理。

而不參。不必再問治天下可也。治天下是何以私意而天下治矣。等事。初說得最不切。繼說得最容易。

奇論異想。○此段言無容心。即所以治天下之法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敏於向道。

明。物情透徹。勇於力行。物徹疏理。辨通明。學道不勤。又且精進不已。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問其可比之明王否。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者。皆徒。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且也虎豹

之文來田。致人獵取。猨狙之便。捷。執。藥之狗來藉。致人羈縻。如是者。

三者。天地萬作。可比明王乎。以才勝物而自傷。猨狙是

觸動也。言汝又何道理以治天下。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觸動我之心乎。所以謂之不預。

心於淡。無思。合氣於漠。無爲。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無失其自爲正之理。

而不參。不必再問治天下可也。治天下是何以私意而天下治矣。等事。初說得最不切。繼說得最容易。

奇論異想。○此段言無容心。即所以治天下之法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敏於向道。

明。物情透徹。勇於力行。物徹疏理。辨通明。學道不勤。又且精進不已。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問其可比之明王否。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者。皆徒。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且也虎豹

之文來田。致人獵取。猨狙之便。捷。執。藥之狗來藉。致人羈縻。如是者。

之治。知其非而更端問也。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已忘其功。化貸萬物而民不恃。貸。施也。○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或曰。淮南神巫相壺子。見其幾。不能救。舉其爲治名目。但使物欣然自得其所。固有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居變

告列子。列子往報壺子。化之塗。以作爲之迹。這等本領。原不待勞形怵心以自

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机發於踵。傷矣。○此段言爲治之神。不使人見其所以爲治也。

壺子之視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一見而決。且不爽。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之有。死自婦其國無不神之矣。○與本故曰持天壤下文自失而走互映。列子見之而心醉。喜之至。欲傳其術也。歸以告

壺子。列子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子自喻未曾遇
見敵手無從拿
出本領來列子
何嘗見而得之
也或曰淮南陰
陽交接成和而
万物生焉衆雄
而無雌又何化
之所能造乎
沈註孤雌不孚
是文非道沈註
地文非天壤對
杜權非杜慮對
衡氣之劑文非
杜權之權對
蒿露也露出不
震故見濕灰露
出不正故見怪

言其更勝○二句乃既見敵手無從拿出本領之詞。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既盡也言吾與汝止盡其虛華形貌而未○盡其本領汝遂固執以爲得道可乎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雌鳥得雄交接其卵始實不然雖有卵形不能化育算不得做卵○此駁季咸之詞諸雞解不清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亢抵也言汝以已之道與世抵敵而求必於外別無權變故呈於色使人得相汝之詞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欲既其實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試一出而謂列子曰嘻傷痛聲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救定其日吾見怪焉大異見濕灰焉死灰尚有或然之時濕灰則不能所以爲死而弗活之象○相一次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

沈註地文土色
焦註不正崔本
作不止全然列
子作恢然莫勝
作莫朕審作濕
無灵親作无親
封哉作封戎
天壤一例看明其
非復純乎地文
不受实之爲天
亦不受但見生
机發于踵耳踵
也沈註天與地
只有發動之機自下而上

子哀其師死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藏心於地寂然雖有生機之萌而不作不止全然列子作恢然莫勝動不定若枯槁而無生氣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閉也閉其心試二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可救矣全然有生矣必不死吾見其杜權矣權稱錘喻應物之妙用也閉藏之中稍露動變非復純乎地文端倪甚有生意所以爲有瘳必生之象○相二次不但能起死回生行術之人慣有此副自贊話頭曲曲寫出列子入以告壺子前番泣涕無喜慰字樣想亦疑其術之支離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遊心於虛猶天下地上之間一團生意無名象可指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即大易繼善之善

功人間名實之前離陰陽而爲性始所以爲應物者有類生道此不與世交涉而交涉之端已發下是生化之机不存只說其倏忽變更若說變化不測則不待相見四遍而先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合是殆見吾衡氣機也既平伸逃矣陰陽二氣一氣爲勝也是非死之一机也或曰淮南聰道此不與世之又一机也明虽用必反諸渊流水之審爲渊渊有九名此處三焉總承上三觀言渊深渟不測之義註如衡之平不審舊作潘水之盤旋也鯢大魚桓盤桓也机發於踵是鯢可謂之鯨桓不震不正是止水不齊是流水故曰此處三焉至此總收另講一段起下波潤緊束此文字當家也嘗又與來欲使盡露明日又與之

或謂鯨爲大魚便與敬有生机不相照審如水之平生也審之審一定之名故謂之渊或曰鯨鰌爲之制小魚也鯨益大小兩用三渊名若到相宅而後論及則平庸不堪矣用空洞無物之象而究轉于其前弟靡波流之態毕露矣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謂道而壺子本領毫未有聞無學可知安得不歸而自勉三年不出下手去工夫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矜張意於事無與親與世亢必伸之病矣雕琢復朴去其

見壺子一試四立未定自失而走無可開口壺子曰追之必欲詰其所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鄭人連忙舍鄭國而他往踪影俱絕此術士行徑也寫得好笑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性初也所謂吾與之虛而委蛇與季咸相對心如太虛寂感順其自然乃不死不生至道此不與世亢而自無不伸者亦無機之可名也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遜伏因以爲波流蕩漾故逃也無所不定用其貌相有文無實其前弟靡波流之態毕露矣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謂道而壺子本領毫未有聞無學可知安得不歸而自勉三年不出下手去工夫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矜張意於事無與親與世亢必伸之病矣雕琢復朴去其

素黃稀黃也可文以返實。塊然獨以形立。得其實不復知有文。○二紛而封哉。句與季咸有文無實相映。紛紜而內者不出。若有所封。一以是終。終身受用不盡。○此段承上文。勝物不傷張本。

親固心也。紛紜一絜封住反跌。

以道與世九

無爲名尸。聲譽之歸。無爲謀府。籌度之門。無爲事任。衆務之責。無爲知主。去聲

聰明之總。○無爲而無不爲。故衆美交集。體盡無窮而遊無朕。

夫忘帝王之事。於至虛之中。非禁止之詞也。諸解欠妥。

欲體而盡之。則無朕。求爲之先。體盡天下之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既爲其大無外而無所終窮。欲遊心之後。不過盡其天理之所有。亦不自見其所得。

無內而無朕兆之發。惟盡其所受乎天而無有無見得之見。撓于胸藏。留也。

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船○任○方○迎○玉○藏

包。不將。應盡其所受於天而心不傷。○此段是全篇實義。以爲後面鎖結。文陣中一奇局也。

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鑿竅說是報德妙甚。世人之所以爲利者正所以爲害也。着眼在此。佛家所謂認賊作子是已。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段言有爲之。則傷其初也。

帝王所以爲治者也。爲治而自我爲之。不若忘乎爲我以順乎人之自治。是雖爲也而無爲。乃無爲也而無不爲矣。應者。彼來而此應之謂。當彼未來之先。與彼既去

中則虛以應之而已。

沈註惟渾沌故能待之甚善也。

夫歡喜寃讐誰能看破。然到得鑿竅時。非特倏忽不知。即渾沌亦不知也。悲哉。欲竇未開。則天良全滅也。

應帝王是言有王者起。即以此應之四問而四不知。乃無言無爲大頭腦。恐落在空際。故取泰氏倣商應之以

天梯子正而後行則養在我之中和順物無私則任萬象之消息立不測而遊無有便是帝王之極功學問至此而後可以忘之也列子一段是立乎不測的步武無爲名尸一段是遊於無有的工夫如此則天下皆相與於渾沌之地而忘之以天則帝王之事畢矣奈何妄爲望蠶而貽害哉尒而說之則如千里蛹蛤冷一入耳總而說之則如困瀾泉鳴隨風斷續非聽之以氣無從領貫其意末

之後而此仍立于至虛之地若未始有攖也此應帝王之說也夫爲治者詎不欲使天下從我而我有及于天下者哉乃使天下從我者則有蒲衣子所謂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者焉彼經式義度徒成欺德耳無以爲也狂接輿曰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是使天下從我不如使天下自爲從矣使我有及於天下者則有無名人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者焉彼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勤徒爲勞形怵心耳無以爲也老聃曰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是使我有及於天下不如使我自忘其爲我矣然則爲治之要可推已善哉壺子之於季咸其有得於帝王之用乎示以地文示以天壤示以太沖莫勝而本歸於未始出吾宗是此之應者未有窮而彼之來者反自廢也亦惟無爲之故也且人亦知無爲之爲乎名之尸謀之府事之任知之主舉於是乎取之故於未爲之先體備乎萬有而不存其迹既爲之後適合乎本來而未見有加至人之用心惟虛若鏡不將不逆固有善於應者存也其勝物無傷豈顧問哉夫然則不必使天下之從我自無不從者矣不必使我有及於天下自無

不及者矣若夫鑿其竅以自傷是未應物而先敗也於帝王夫何有篇中全以問荅引証末方說出本意作結起伏過脉迴異常體顧凱之食槥云漸入佳境讀此當作如是觀

莊子因卷之二終